

永远的英子，永远的林海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2001 年 12 月 2 日，得知林海音先生因多年疾患不治已于头天去世的消息，我深感悲痛。我与林先生交往十年，感情笃深，曾为她在大陆编辑出版了散文集《英子的心》，小说散文选集《往事悠悠》，读书随笔集《落入满天霞》以及五卷本的《林海音文集》，写过研究她的论文，去年还与舒乙先生一起主编了《林海音研究论文集》。我们通信甚多。我把她视为我台湾的“文学祖母”，亲热地叫她“林奶奶”。

我打小是个自卑、胆怯又任性的孩子，



作家、编辑、出版人——林海音。

总想找到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和保护。我的亲祖父在1942年日本侵华进行华北大扫荡时被日寇杀害了。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有爷爷的孩子，我不知和爷爷在一起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当我见到萧乾先生的第一眼时，我就有了“我有了爷爷”的感觉。我一张嘴就情不自禁地叫他“萧爷爷”，他马上高兴地笑如一尊佛，其实他是把我视为他“精神上的儿子”，这有他送我英文版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扉页上的题签“spiritual son”为证。我大陆的“文学祖父”、恩师萧乾先生，已

他们说：这已经是尊敬的极致了。

如果整个社会都称她为“先生”，如果整个时代都说她是“女中丈夫”，就是一个女子最大的荣宠了。

即使她的胸襟与胆识在当时无人能及。

是这样吗？只能这样了吗？

为什么我们不来造一些字，造一些真正的敬词，好来呈献给这位刚刚逝去的长者——一个在文化困境中流离的灵魂，却以整个生命的光与热情修补了每一道创痕的妇人。

席慕蓉（台）



1993 年 11 月 14 日与冰心先生合影。

如海音这样毫无遗憾，有光有热走完一生的，能有几人？我们悲伤之余，毋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上苍曾经赐给我们海音这个人。……

听说海音已火化。那熊熊烈火熔蚀不了她，是她的光和热融并了那火，飘然升起，升起，成为一颗永恒的星。

潘人木（台）

于两年前去世，我自己的亲祖母也在去年因肺癌去世，现在林奶奶又离我而去，想到此处，眼泪便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心里难受极了。他们都是那么地爱我，给我呵护、温暖与滋润，使我从精神上、情感上所获甚多。直到今天虽然我觉得自己还时有任性，但已不再自卑和胆怯，而变得自信和坚强。我将深深并永远地爱他们。我会永远珍视与他们的这份情，他们给予我的一切，将使我终生受益。我想正因为拥有这份情，我这一生都将是有福的。我只有义无反顾地执著于文学，以自己的文学业绩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为表示敬重，我在文章里依然称呼林海

音“先生”，她喜欢人们叫她先生，但在心里，我会永远叫她“林奶奶”。

也许正像有人不知是出于羡慕还是嫉妒所说的，我这人就是福气好，其实没什么真本事。是呀，我真的是好福气。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就结识了恩师萧乾先生，并由此结下了无数的善缘，这其中包括认识林先生。

萧乾先生与林先生是1988年在汉城开国际笔会时认识的，两个“老北京”一见如故。萧先生回到北京跟我聊天时说，林先生现在还说连“老北京”都早不说了的尊称其他老人时用的“[illegible](tā)”字，听了当时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她的口音一直到老京味儿不改，甚至连生活习惯

与其说林女士，不如说林先生，这是以她独特而豁达的胸襟而言；如果她生而为男人，将比她现在的成就为大，但因为她是个天生的女性，却能赢得普遍的敬仰和爱慕。

七等生（台）



与编选“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的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李[illegible]（前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祖光、林海音、萧乾、舒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93 年 11 月 14 日与我的“文学祖母”林奶奶摄于萧乾先生家的客厅。



也和北京人一样，难怪别人常说她“比北京人还北京人！”

1992 年 5 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共同主办“萧乾文学生涯 60 年展览”时，林先生专程到京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她在致辞中引用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说“致辞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先生，当时我站在高台阶上，远远地望着她，就发现她恰如舒乙先生所描绘的，“整个儿一娇小玲珑的北京姑奶奶！”



2

没见到林海音之前，我们有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联系。虽然她已给我寄了许多的“无皱纹”照片，并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个儿矮着呢”，但不知为什么我始终把她定格在电影《城南旧事》里沈洁饰演的小英子的模样。

林海音童年时在北京的真实生活大多和英子一样，而她的乳名也正是“英子”。说到北京城南一带，“那更是闭上眼，琉璃厂，椿树胡同，师大附小全都浮上脑际的地方，这辈子也忘不了。《城南旧事》里的几篇故事，家人、宋妈都一点不差”，“比如我的父亲收容革命学生，宋妈失去的子女，附小的学生生活，等等”。可以说，林海音的名作



1982 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改编成电影。剧照中穿红棉袄的即是主人公小英子（沈洁饰），右边为宋妈（郑振瑶饰），左后是疯子秀贞（张闽饰）。

《城南旧事》就是她童年时代在北平城南生活的缩影。

林海音的祖籍在台湾，她的父亲林焕文曾是位乡下老师。1895 年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此进入日据时代。那年林焕文七岁。

焕文聪慧好学，自小父亲把他送到当地的储珍书室学习旧学，一年半即拿到四书修业证书，打下很好的国学基础。1903 年，已经是一位客家英俊少年的焕文，从头份公学校毕业后，考入当时台湾最高学府——台湾总督

学生时代的爸爸林焕文。摄于一九〇八年。





1971年林海音（前排右二）与何凡（前排左二）、妈妈爱珍（前排中）回到爸爸任教过的新埔国小。

府国语学校师范部就读。此时台湾的“国语”已经是日本语。焕文由此备尝亡国的痛楚酸辛。

毕业后，焕文被分配到新埔学校教书。学生们都特别喜欢听这位和蔼可亲、说话幽默风趣的老师讲课。班上一个总给老师研墨拉纸的小男生，后来写出了一部描绘台湾人在日本人统治下苦闷彷徨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他就是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师生临别时，焕文送给吴浊流一幅手书的《滕王阁序》。吴浊流后来颠沛辗转，可老师的这幅《滕王阁序》却一直珍藏携带在身边。

满脑子自由思想、活泼好动、总想出去闯世界的焕文，不甘心只在家乡客家村里教书。1913年，他来到闽南人聚居的板桥，结识了一些当地的文人雅士，很快融入了闽南人的生活，并与岁

数小他一半、温淑贤良、娇小白皙的黄爱珍相识相爱，喜结连理，开始了小家庭的生活。

婚后的生活过得虽舒坦，但在殖民统治下不能随心所愿地念书、做事，让焕文不能忍受。1917年，三十岁的他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离开台湾到日本求发展，在当时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开了一家东城商会。

1918年农历三月十八日，爱珍在大阪绢笠町回生病院产下一个健康白胖的女婴，取名含英，乳名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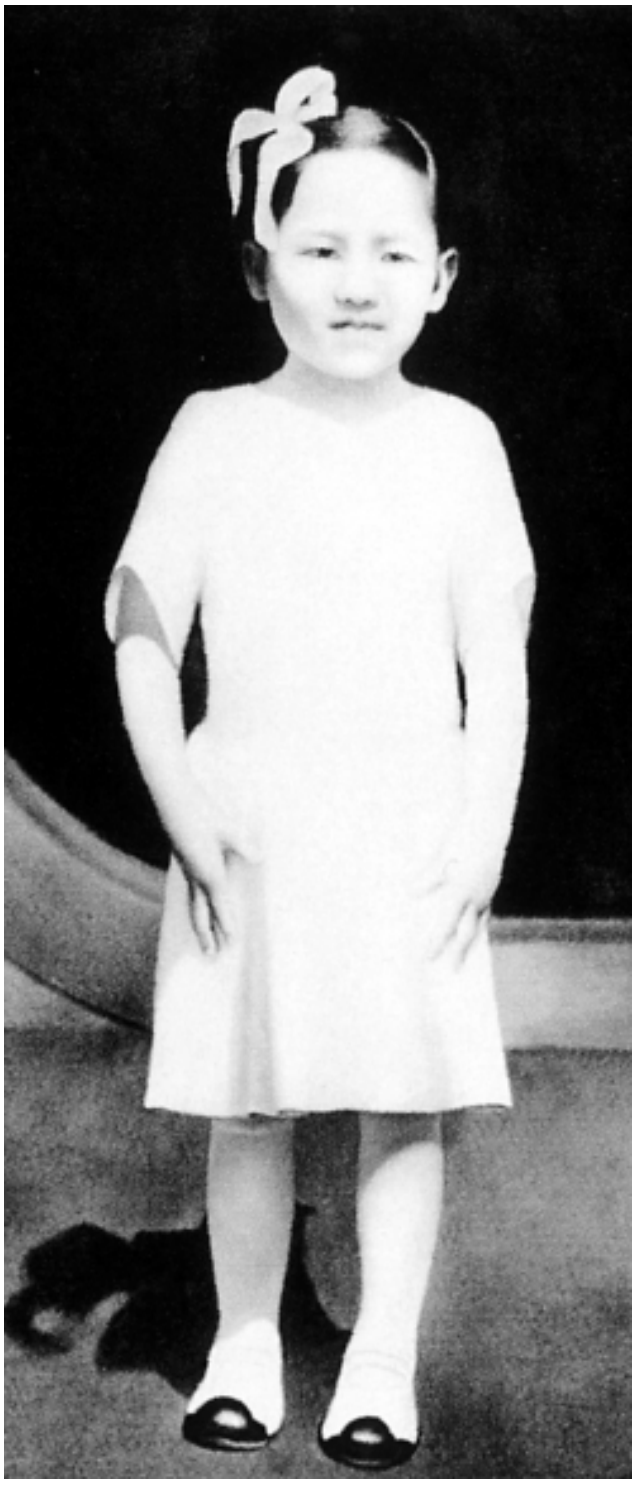
灵秀、可爱，小公主一般的英子，打小就讨人喜爱。咿呀学语时，常常是日本话、闽南话、客家话混着说，说又说不完整，逗得大人们发笑。

不擅经商的焕文，在日本三年，事业没有发展，积蓄的钱却所剩无几。于是他决定先回台湾，然后去北京



妈妈林黄爱珍。摄于1924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林海音小名叫英子，五岁时跟爸妈从台湾到北京南城，度过了一段美丽时光。

谋发展。回台湾不久，爱珍又生下了二女儿秀英。焕文把母女三人安顿在家乡后，只身来到北京。

两年后，林焕文在北京的《京津新闻》报社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以后，马上就去台接来了家人。于是英子五岁那年，同母亲坐了大轮船，飘洋过海经天津来到北京。从这时起，林海音真正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

照理，出生地大阪该是林海音的第二个故乡，可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时刻不能忘怀的却是北京！那里才是她梦萦神牵的第二故乡！古老的京城以它那独特而富有魅力的风土人情在这个南国小姑娘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江蘇省立蘇州女

3

林海音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起步于城南椿树胡同上二条的新家。在这里，她学会了喝豆汁儿，吃涮羊肉；开始穿打了皮头儿的布鞋，穿长长过膝的袜子，成了北师大附小一年级的小学生。清早，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斜背着书包，沐浴着晨曦去上学，是多么的快乐、兴奋，神气！严厉的父亲不许她上学迟到，不许她坐洋车上学，要她“自个儿”走着去。这是林海音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人生最初的教育。

也是在这个时候，《城南旧事》里的重要人物——宋妈出场了。勤劳善良的宋妈是英子新出生的弟弟的奶妈，后来成了家庭中



林海音（左）到北京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考师大附小，考取后跟随二叔（右）、三妹燕珠（中）在中山公园的格言亭前留影。

《城南旧事》是五个单元的小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长篇小说，我试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和成长，看成人世界的故事。我在人物中是喜以女人和小孩为描写对象的，尤其是小孩子。

林海音

重要的成员。那时，小英子常随母亲和宋妈去下斜街的土地庙买家用品。她最爱吃那里卖的灌肠和扒糕，想想都要流口水。她还喜欢玩套圈儿的游戏，可却总连个小泥狗也套不着。后来，林海音回大陆曾两访旧居，每回都去了椿树胡同，看见胡同口的大黑门，一道来的侄女回忆说："门里住着一个疯女人，是我同学的姑姑。"林海音爽声说："那就是我《惠安馆》故事里的秀贞呀！"

后来住的新帘子胡同，因为家在胡同尽头，又是个死胡同，所以很安



北京的新年热热闹闹，孩子们个个都穿上了新棉袄。本图摄于北京厂甸铸新照相馆，左起为三妹燕珠、林海音（十一岁）、五妹燕玢、弟弟燕生、二妹秀英、四妹燕瑛。

《城南旧事》弥漫着淡淡的感伤色调，反映了作者那深厚的怀乡之情。我读林海音的作品，常联想到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代表作《园会》。……两位女作家均远离故土，乡愁得到升华，作品也就格外真切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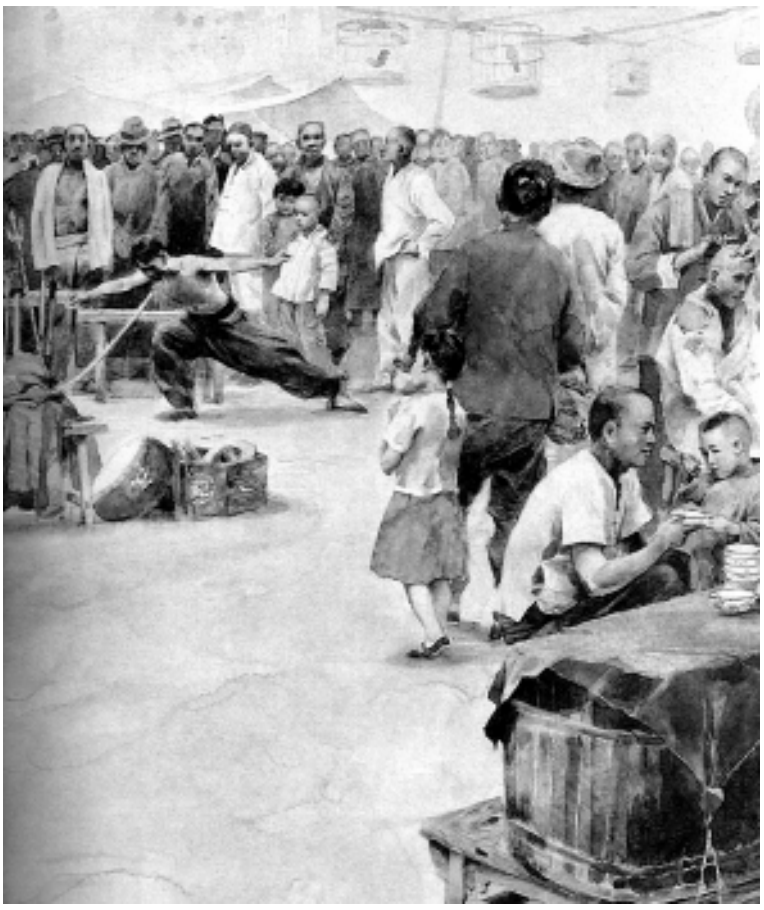
文洁若

静。英子每天放学回来，一撂下书包，就跟宋妈带着弟弟妹妹到大街上看热闹。有时候，放学回来时，宋妈领着弟、妹已站在门口儿“卖呆儿”等她了。在这儿她见过出大殡的，那行列能有几里长，足够看上几个小时。那时，只有钱有势的人家死了人才出得起大殡，图的是“死后哀荣”。那些抬着纸扎的小人、房子、家具等等东西的丧葬队伍，专选一些大街绕行，为的是使死者做一次最后的煊赫！这时，沿街的店铺有的会在马路沿上摆个祭桌，披麻带孝的孝子走到这儿，

叩头道个谢，倒叫那店主感到莫大荣耀似的。而看热闹的人们，并无哀悼之意，对死者能有这般的死后排场，心中倒像有无限的艳羡。

虎坊桥是英子成长中最难忘的地方。住这儿时，她的二妹也从台湾送了来，而母亲又生了四妹、五妹，家里人丁兴旺，虎坊桥大街上也多姿多彩。英子上三四年级了，每日仍是走读，从早到晚能看见的人和事可太多了。她的幼小心灵里开始有了对现实人生的种种观察和体验：怀疑、同

《城南旧事》绘图本插图。关维兴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